

播风



名城诗坛

韦胜明

黔北冬天 (组诗)

冬天

山峦卸去盛装
把葱茏藏进年轮深处
烟霭笼野 橙阳点空
山川骨骼格外清奇
林中有小兽
踩着枯叶的轻响

在农家坝子
在城市街道
人来鸟不惊

那些藏在日常里的欢喜
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都是时光埋下的伏笔
在某个冬日的夜晚
忽然绽放成 满室的春天

时光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炊烟下 总绕着五六个泥娃
在山野 孩子们把影子追得满山跑
在溪流 赤条条青蛙似的跳跃
在学堂 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就好

冬天晚上一家人围坐火塘
听大人讲
盘古开天地
女娲伏羲造人烟
神农尝百草
孟姜女哭长城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
孩子们雏鸟般安宁
时间走得很慢
慢到足够把每片落叶
都写成故事的开头

冬雨

黔北的冬雨
柔柔的 连绵不绝
生着烟 生着寂寥

钱 明

雪花从天空飘下来

雪花旋 雪花转
雪花飘飘荡荡
势欲吞噬你我
村庄 田野 远山

今年的雪
犹是去年的雪
今年的雪
不是去年的雪
挣扎的雪 狂舞的雪
雪在挥戈 雪在征伐
雪在豪情地涂抹

一树梅花
火焰般的涅槃
寒雀雪上 炊烟房梁

张 龙

别友人

冬日暖阳的日子里
老友的身影
在暖阳里慢慢远了
风也轻了
怕惊散这叶的聚散

一半的绿叶点缀在树上
一半的黄叶聚在树下
那绿色是长青的故往
那黄色是如今的别离

风里歇了旧调
石阶上了半杯潮
只有我心在静处

这雨 是时光千年的落笔
是流年无声的着墨
这雨 是天青色等过的往事
是年尾游子绵密的乡思

行走在阡陌
邂逅村居的安详、辽阔
黔北山川,以它的博大
以它温润的气候
各种动植物在这里生生不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被寒风从身上衔去的暖
转向枯草间的浅绿
转向金黄
再把金黄守成人畜兴旺

黔北书

大山深处有人家
那房屋上的炊烟
脱口而出
“绿蚁新焙酒 红泥小火炉”

生活在都市几十年的我
一间草庐高悬于梦之上
烟雨中隐约的地名宝石般闪耀

在黔北,我生活了大半个
没悟透黔山,更未读懂鸟鸣
如同走在山间田野的风
我深深眷恋着这片热土
一草一木如我血亲

在岁月的长河里
只要心中有诗 有爱 有清欢
就能让生命的旅程
走得从容而又精彩

爱人间的烟火
亦向往着诗与远方
恋现实的温暖
和岁月的静好
黔北山川 梦境丰腴

生命 依然可以这样绚丽地绽放

雪下着
莽莽苍苍 雪落无声
无声地书写
是万行千草楷篆
你瞧
凝冻冰挂 玉树琼枝
那磅礴的雪山起伏
是不是你写给春天的
浪漫情书

侧耳听 你是否听见
春潮在远方的远方 萌动
万马奔腾
雪浪滚滚

默默探望
那斑白里藏着的旧歌声

故人在远方
我在这里
咫尺天涯
相逢恍若别离

路在前方弯了弯
却将牵挂拉成了长线
四季轮回中
秋月替我拂过他的鬓角
冬雪藏着
未说的暖

黔山文评

杨紫尧 李芊桦

新乡土叙事的地域美学与情感共振

——评电视剧《乌蒙深处》

2025年在央视一套和芒果TV同步播出的电视剧《乌蒙深处》不仅实现了“高开高走”的收视热度,更引发观众“去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的向往。该剧改编自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延续了原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奋进精神,以家乡为根、人物行迹为魂,书写了一幅新时代山乡变迁之下人、情、景浑然一体的秀美画卷。

该剧的特征之一是将宏大命题拆解为具体而典型的个体难题,让难题的曲折性在人物身上体现,时代性困境与个体命运交融,使得人物、事件的关联“形散而神不散”。女主角袁月亮的留下,是“此身归属”的确认。作为苗绣非遗传承人,她面临的“平台与乡土”之间的追问,本质上是一代青年对价值坐标的寻找。当她选择将指尖苗绣技艺的传承作为个人的志业,所选择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故土中情感的归属,让她坚持对吴奶奶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成为村内刺绣厂的活招牌,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订单增长和村民增收。男主角麻青蒿的归来,是“此心归处”的顿悟。城市创业的成功,并未让他获得精神上的全然满足,却也面临“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挫伤,这一转折点代表了现代人漂泊之下情感软肋,也让他更清醒地选择了未来的方向——返乡创业。返乡后“精神股东”(网友)的建议与改造老屋的实践,正体现一种将外部资源与内在情感融合后对故乡的创造性回馈。这些个体的困境与抉择,既折射出时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也成为窥见那片土地上风情美的一扇窗。

剧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无一不置身于抉择之下,这些选择也映射出这片土地上独特的人情美。无论是“乌蒙三棵草”在吵嚷与温情扶持中所展现出的淳朴友情,还是亲情在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与一顿家常菜的共享中达成和解。譬如麻青蒿因为改造老屋极度缺钱时,不管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但在紧急时刻,兄弟袁苗苗和麻父麻母都选择拿出自己的积蓄,用以支持麻青蒿的事业。这些细腻的情感纹理,源于人物间固着的理念与独特的视角,最终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和暖人心扉的选择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真实、厚重,让观众能从中感受到最熟悉的故乡之情。因此,《乌蒙深处》所想讲述的不仅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故事,更是一种扎根于大山深处的贵州人民朴素又深刻的生存美学。

袁月亮选择苗绣的传承和麻青蒿选择返乡创业,本质上都是一种爱家乡、家人、乡人的精神内核,最初他们或许并未全然意识到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但

想法上却始终秉持让家乡变得更好的朴素理念。也正是在人物的思想发展中,他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并在此过程中找到了自我价值的深刻满足。他们的选择正贯彻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发展中个体的最好表达,正如悬崖村建在大山斜坡面上的吊脚楼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这种源于土地、归于人情的生存美学,如何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视听作品而直抵人心?《乌蒙深处》的方法便是将民俗语言、视觉景观与音乐熔于一炉的诗意编织。民俗诗意最浅层的便是人物幽默又生动的语言。比如“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本是因早年不得已而“以酸代盐”的无奈之举,却被人物以戏谑的语气和神态传达出来,从中可看到他们乐观的生存态度及生活智慧。

剧中人物幽默又富有哲理的台词比比皆是,譬如对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戏谑改编——“醉翁之意不在苦,在乎甘苦之间”,还有“牛粪配不上鲜花,但牛粪心甘情愿滋养鲜花”等,将日常生活的粗粝转化为一种深刻的生存洞察,提炼出贵州人面对艰苦环境的豁达和韧性。

剧中将镜头对准百里杜鹃、乌江画廊、鸭池河大桥等新时代建设成果,折射出国强之后对贵州地域发展的重要关怀。剧集并未让其成为孤立的旅游宣传符号,而是巧妙地将这些文化内涵到人物的日常生活。麻青蒿通过短视频向外界展现美景,袁月亮将外在美景内化为苗绣上的新灵感等。这种“山河皆入画”的创作,是一种浪漫的视觉表现,将新时代的壮阔景观,或缝进古老的手工艺中,或向外界发出呐喊,象征着地域文化在时代发展下的被吸纳和重构,体现了“时代深刻影响个人,让人过得更幸福”的真正含义。苗绣的不断更新,是从日常生活中得来的新,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绵绵,这正是“守正创新”的真正体现。

与此同时,除了时代的新建设,诗意更弥漫于一餐一饭的日常烟火中。融入生活细节是更落地的民俗中的诗意,桌上新摘的野菜、自家酿的粮食酒,早市的人来人往,以及让客人吃好喝好的待客之道,这些细节共同营造出一种真实可感的“地方感”,让脚踏实地的幸福变得具象化,让乌蒙山区的世界既真实可信,又因人情美而焕发出桃源的光泽。

另外,该剧的音乐同语言、视觉景观一样,具有烘托整体氛围的重要作用。但剧中的音乐并非简单的背景烘托,而是对苗族古歌、彝族小调等传统地域音乐遗产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转化创新,歌名上也选择了“春”

“苗”“瑶”等带有乡土性意象的字,这也始终契合整部剧所表达的民俗诗意色彩。如片头曲《水西谣》,由音乐人奥杰阿格与苗族歌唱家阿幼朵联袂献唱,旋律保留了彝族传统音乐,又加入了现代编曲的方式,“梦中的水西谣”一句,深情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热爱。

《乌蒙深处》深入描述贵州“悬崖村”这片土地的乡土人情,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审美实践,背后的创作逻辑和传播策略也提供了一些ip营造的可行思路。

首先,剧集印证了“创作深入生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核心态度。创作团队为了保证“故事真实性、生活性、戏剧性”,先后深入到9个市州、36个县、156个村寨采风调研。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与原著《莫道君行早》中对村干部语言说话方式和脱贫细节的细致刻画一脉相承,确保了电视剧的细节丰满,不仅是镜头中山水美景的真实,更是深层次的语言、行为和情感的真实,展现出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正如编剧欧阳黔森所言:“要让每个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这种熟悉的在场感,是作品具有说服力和共情力的基础。

其次,是创作符合时代的发展,让地域美学赋能,使精神落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电视剧没有将民俗进行博物馆式的展览,而是将其塑造为国家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以文艺的方式勾勒出“资源—产业”的转换路径,比如袁月亮让苗绣从“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麻青蒿将闲置老屋改造为精品民宿,都艺术性地实证了乡村发展正是基于自身文化根脉的内在性建设。

第三,在传播上实现权威解读与网络共创的共振。以央视、贵州日报等为代表的官媒传播奠定了作品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有以抖音、微博、小红书等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展现的强大传播力,催生了“去有羊洋的地方”“被乌蒙深处治愈了”“乌蒙深处取景地”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二创话题,巧妙地打破了主旋律作品与年轻受众之间的壁垒,让一部地域特色鲜明的作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综上,电视剧《乌蒙深处》不再将乡村视为待拯救的贫苦悲情之地,而是将其重构为现代人可以安放心灵、祛除焦虑、放飞自我的精神疗愈地,引领了当下影视创作中一股清新有力的“新乡土叙事”潮流。

该剧的启示还在于,其艺术价值正源于勇于创新并选择深耕在地性的蓝图。这不仅是所有创作者探索未来乡土文艺的新起点,更展现了开辟艺术新路子的必备勇气。